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十八

恭冕述

衛靈公第十五　集解

凡四十九章　正義曰釋文於君子不可小知章後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十字又鄭注曰古皆無此章今皇邢本無此章則集解本與鄭本異也但皇邢本祇四十二章釋文亦止四十三章今云四十九章九字誤當作三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注孔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注孔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明日遂行正義曰說文敶列也今經典多省作陳釋文作陣顏氏家

訓書證篇謂陣字始見王義之小學章則晉時俗禮也俎
豆者朝聘禮所用也新序五昔衛靈公問陳孔子言俎豆
賤兵而重禮也故春秋曰善爲國者不師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乃還而反乎衛入主遽伯玉
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
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此事在魯哀二年孔予去
衛實因靈公問陳之故其明日又適遇靈公仰視蜚鴻故
去志諡決論語記夫于去衛之本意故但及問陳耳左哀
十一年傳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
之事則嘗學之矣軍旅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與此
事署同○注軍陳行列之法○正義日太公六鞀有天陳
地陳人陳雲鳥之陳皆軍行陳列之名春秋時諸侯多别
制陳法如鄭有魚麗魯有支離楚有荆尸類皆是○注俎
豆禮器○正義日說文俎禮俎也從半肉在且上且鷹也
從儿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后
氏以厳股以椇周以房俎鄭注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厳之
言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梡之也
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聶崇義三禮圖家
舊圖云俎長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深兩端赤中央

黑案俎載牲體豆盛醢醬及諸濡物是皆禮器也○注萬二至末事○正義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邢疏云皆司馬序官文也本末猶先後本者謂先教民使得所養知尊君親上之義也本立乃教以兵事則於蒐狩時習之然後可以即戎故軍旅爲末事也子路篇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孟子告子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注孔曰從者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衞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注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爲非　正義曰說文糧穀也周官廩人注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詩公劉乃裹餱糧是糧爲行食夫子時在道故稱糧矣鄭注云粻糧也本爾雅釋言陳氏鱣古訓謂古論作糧鄭所注魯論作粻義或

爾也皇本作根係俗體荀子宥坐篇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呂氏春秋慎人篇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嘗藜羹不糝宰子備矣高誘注備當作憊憊極也莊子讓王韓詩外傳說苑雜言並畧同高注呂氏春秋連引問陳絕糧兩事當時簡編相連未有分別而皇刑本又以明日遂行屬此節之首然以僞孔注觀之兩事既非在一時則不得合爲一節而明日遂行必屬上節無疑矣君子亦有窮乎者據天恒理言君子當蒙福佑不宜窮也固窮者言窮當固守也尸子曰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荀子宥坐載此事夫子告子路曰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又云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卽言困窮之義易困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遂志此君子所以能困窮也說文濫過差也引此文作濫濫濫字異義同鄭注云濫竊也坊記小人貧斯約約斯盜小人貧必至爲盜故此注以竊言之禮器注濫亦竊盜也是也易繫辭傳困德之辨也鄭注辨別也遺困之時君子固窮小人窮則濫德於是別也○注興起至乏食○正義曰興起爾雅釋詁文說文起能立也孔子去衛如曹云

云據世家則在定十四十五兩年至吳伐陳陳亂則在哀元年世家云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然則去宋之後尙有適鄭一節注不備耳但由鄭至陳不由蔡地與陳蔡之閒之交不合又在宋遭桓魋之鄭與臣人無涉孔注並誤世家又云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于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者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大夫用事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已絕糧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是絕糧事在哀公六年此注不本之而以爲在哀元年不知何本江氏永鄉黨圖考據世家孔子自陳遷于蔡是爲陳蔡之閒在哀四年其說較確然世家亦可從詳先進疏惟世家言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故致絕糧全氏祖望經史問答辨之云陳事楚蔡事吳則譬國矣安得二國之大夫合謀乎又云吳志在滅陳楚昭至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全氏此辨極當案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此先進篇亦云從

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明因其時弟子未仕陳蔡無上下之交故致困乏耳此注以爲困亂亦近臆測而世家更附會爲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更非是也。注濫溢至爲非。正義曰說文云濫氾也水氾濫則至潰溢杜注左哀五年傳濫溢也是也不如猶言不似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云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小人窮則濫溢爲非也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注孔曰然謂多學而識之非與注孔曰問今不然曰非也予一以貫之注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孔子阨於陳蔡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云云是此節亦絕糧時問答語阮氏元一貫說貫行也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畧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

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卽忠恕
之道也今案夫子言君子博學於文又自言默而識之是
孔子以多學而識爲貫故子貢答曰然然夫子又言文莫
吾猶人躬行君子未之有得是聖門之教行尤爲要中庸
云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多學
而識之也篤行一以貫之也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
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又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皆言能行之效也
否則徒惻學而不能行如誦詩三百而投政使四方不能
達不能專對雖多亦奚爲哉至其所以行之不外忠恕故
此章與詔曾子語相發也○注善有至知之○正義曰焦
氏循補疏繫辭傳云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
致而百慮韓康伯注云少則得多則惑途雖殊其歸則同
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
盡矣與何晏說同易傳言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氏
倒其文爲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則失乎聖人之指莊
子引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此何韓之說也夫通於一而
萬事畢是執一之謂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以一貫語曾
子曾子卽發明之云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何成已以成物
也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

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同萬善所以大也一貫則爲聖人執一則爲異端董子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濟暖寒暑其實一貫也四氣者天與人所同也天與人一貫人與己一貫故一貫者忠恕也孔子焉不學無常師無可無不可異端反是孟子以揚子爲我墨子兼愛子莫執中而不知有當爲我當兼愛之時也爲揚者必斥墨爲墨者必斥揚揚已不能貫墨墨已不能貫揚使揚子思兼愛之說不可廢墨子思爲我之說不可廢則恕矣則不執一矣聖人之道貫乎爲我衆愛執中者也執一則人之所知所行與己不合者皆屏而斥之入主出奴不恕不仁道日小而害日大矣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保邦之本也已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力學之基也善與人同則人之所知所能皆我之所知所能而無有異惟事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兩端而一貫者聖人也執一端而無權者異端也記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各有所當何可以一端概之史記禮書云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惟孔子無所不貫以忠恕之道通天下之志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非徒恃乎一已之多學而識也忠恕者絜矩也絜矩者格物也物格而

後致知故無不知由身以達乎家國天下是一以貫之也一以貫之則天下之知皆吾之知天下之能皆吾之能何自多之有自執其多仍執一矣案焦說亦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注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正義曰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注君子至知德○正義曰荀子宥坐載夫子厄於陳蔡答子路諸舉復曰居吾語女昔者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佚與逸同謂奔竄也或即此知德之義但荀子語稍駮耳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

正義曰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漢書王子侯表下褒其已之治顏注引此文亦作共已云共讀曰恭此所見本異也正南面者正君位也禮中庸云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呂氏春秋先己篇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

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注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注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爲而治○正義曰注以慕已因可以德化然亦因輔佐得人乃成致治此注可補經義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又曰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遺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此即謂舜因堯舊任官得人也大戴禮主言篇昔者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府而天下治新序雜事三故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已無爲而天下治詩卷阿云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鄭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則得伴與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道與此注義同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注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注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輿則若倚車軛子張書諸紳注孔曰紳大帶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閒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云云是此問亦在絕糧時翟氏灝考異以子張時年少爲疑過矣篤與笃同厚也謂厚愛人也荀子修身篇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又說苑敬慎篇顏回將西遊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恃必免於患矣與此文義同蠻貊者說文云蠻南蠻蛇種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此貉作貊係別體說文所無也在輿謂在軍中也戴氏

震釋車云車式較內謂之輿自注大車名箱書諸紳者謂
書夫子語於紳也說文書著也又序云箸於竹帛謂之書
趙氏佑溫故錄據玉藻言帶之制天子終辟大夫辟垂士
率下辟辟讀如字卽襞積之襞率卽綷謂緶緝也終辟者
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卽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
已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剩文於其上與或曰紳有囊
蓋書而貯之皇本參下有然字此誤依注增入又夫然後
行句末有也字。注萬二千五百家爲州。正義曰弟子
傳集解作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有萬字衍也周官大司徒
五黨爲州一黨五百家五黨是二千五百家鄭彼注及州
長內則注並云二千五百家爲州此注亦當同。釋名釋州
國云州注也郡國所注仰也。注衡軛至車軛。正義曰
衡之言橫也謂橫於車前阮氏元車制圖考說衡與車廣
等長六尺四寸是也衡兩旁下有曲木又馬頸謂之軛衡
軏本二物注以軏釋衡意尙未晰皇疏云參猶森也森森
然滿亘於已前也釋文參所金反說文森字注讀若曾參
之參是參森音同然不訓森皇疏所云未必卽得注意
朱子集注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氏
引之經義述聞家大人曰參字可訓爲直故墨子經篇曰
參直也論語參於前謂相直於前也呂氏春秋有始篇夏

至日行近道乃參參於上謂直人上也淮南說山篇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謂直天而發也自注鄘風柏舟釋文引韓詩曰直相當也二說皆視此注爲長俞氏樾羣經平議又以參爲厽玉篇曰厽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戡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厽厽說文厽部厽絫坺土爲牆壁象形尙書論語並作當厽厽之言絫也言見其積絫於前也其說亦有理故附箸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注孔曰衞大夫史鰌有道無道行直如矢言不曲**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注包曰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正義曰韓詩外傳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昔者衞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衞君問其故子以父言對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

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此相傳史魚
直諫之事可爲論語此文證也外傳又云外寬而內直自
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
也是伯玉亦守直道但不似史魚之直人不問有道無道
又其出處深合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之義視史魚爲更賢
故夫子以君子許之外傳云善廢而不悒悒即此所云卷
而懷之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注卷收也懷與裏同藏也下
篇懷其寶訓同卷而懷之蓋以物喻唐石經懷之作懷也
阮氏元校勘記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作也俞氏
樾羣經平議以也字爲是而訓懷爲歸引詩匪風皇矣毛
傳爲證亦通○注衛大夫至不曲○正義曰鄭注云史魚衛
大夫名鰌君有道無道行常如矢直不曲也此僞孔所本
梁氏玉繩人表攷案杜讀列史鰌在雜人蓋不得其族系
而閻氏四書釋地又續以爲史朝之子高氏姓名攷亦云
史魚朝子並謂即檀弓之衛大史柳莊不知何據詩大東
云其直如矢亦以矢行最直故取爲喻也顏師古漢書貢
禹傳注如矢言其壹志謂志壹於直不計有道無道○注
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正義曰黃氏式三後案曰左傳襄
公十四年孫林父逐其君衎二十六年甯喜弒其君剽蘧
伯玉身遭其變近關再出或以伯玉爲無此事而左氏爲

誣或以左氏有此事而伯玉爲非左氏信史也伯玉賢大夫也或爲此說者豈通論哉孔子之再主伯玉家也據史記在衞靈將卒之時事在哀公二年距襄公之十四年年六十有七則孫氏構禍伯玉年少而名德既著物望攸歸孫氏奸雄意欲收拾人心藉以爲重卒能進退裕如全身遠害此明哲之知幾也遯夫衎奔剽立孫甯專國伯玉當此無道必己卷而懷之矣惟其卷而懷之甯喜亦聽其從近關出也伯玉之答孫林父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大義已懷懷矣其答甯喜則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是出與人皆可付之不聞矣包子良謂其不與時政者是也潘氏德輿養一齋集曰卷而懷之殆未仕也與夫獻公之暴所謂邦無道時也觀史魚之進伯玉知伯玉始固未嘗進矣又曰未仕而國之卿大夫訪之重其賢也案黃潘二說義同竊以伯玉年少時已仕及見獻公無道乃更不仕故難作得從近關出也不與時政卽是避位而去若但以爲始未嘗仕尙未盡然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正義曰皇本唐石經宋十行本岳珂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高麗本不與

下無之字後漢安帝紀引亦無之字中論貴言篇君子必
貴其言貴其言則尊其身尊其身則重其道重其道所以
立其教言費則身賤身賤則道輕道輕則教廢故君子非
其人則弗與之言文日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
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弗過其任而強
牽制也苟過其任而強牽制則將昏晳委滯而遂疑君子
以爲欺我也不則曰吾聞知矣非故也明偏而示之以幽
弗能照也聽寡而告之以微弗能察也故孔子曰可與言
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
亦不失言夫君子之於言也所致貴也雖有夏后之璜商
湯之駟弗與易也今以施諸俗士以爲志誣而弗貴聽也
不亦辱己而傷道乎是以君子將與人語大本之源而談
性義之極者必先度其心志本其器量視其銳氣察其塵
衰然後唱焉以觀其和導焉以觀其隨隨和之微發乎音
聲形乎視聽著乎顏色動乎身體然後可以發幽而步遠
功察而治微於是乎闚張以致之因來以進之審論以明
之雜稱以廣之立準以正之疏煩以理之疾而勿迫徐而
勿失雜而勿給放而勿逸欲其自得之也故大禹善治水
而君子善導人導人必因其性治水必因其勢是以功無
敗而言無弃也荀卿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致有爭氣

者勿與辨也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實其言實其色小人能乎哉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注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也

正義曰志士者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趙岐注志士守義者也兪氏樾平議謂志士即知士與仁人爲知仁並舉其說亦通害仁唐石經作害人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亦引作人皆從唐石經而誤也張栻解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也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有重於生故也夫爲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之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焦氏循雕菰樓文集云殺身成仁解者引比干之諫夷齊之餓固矣然殺身不必盡刀鋸鼎鑊也舜勤衆事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所謂仁也以死勤事即是殺身成仁苟自愛其身則禹不胼胝顏色不黧黑竅氣不塞足不偏枯而水不平民生不遂田賦不能成即是不能成仁則爲求生以害仁也管仲不死而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

子今受其賜是成仁不必殺身夫聖賢之死不死審乎仁不仁非謂仁必死也非謂死則仁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注孔曰言工以利器爲用人以賢友爲助

正義曰爲仁者爲猶行也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作厲其器惠氏棟九經古義以利爲古論馮氏登府異文攷證以厲爲魯論二字訓義畧同也言居是邦則在夫子周遊時曾子制言下凡行不義則吾不事不仁則吾不長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荀子哀公篇所謂庸人者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己憂然則所事所友皆己德行之助可資以砥厲故宜慎選之也皇疏云大夫貴故云事士賤故云友也大夫言賢士言仁互言之也案皇本仁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注據見萬物之生以爲四時之始取其易知

正義曰爲邦者謂繼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呂氏春秋察今篇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

形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
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弗變嚮之壽民今爲殤
子矣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
無過務矣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時
變法者賢主也呂覽此言正顏子問爲邦之意干寶易雜
卦注注弟子問政者數矣而夫子不與言二代損益以非其
任也回則備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
注據見至易知○正義曰見萬物之生謂建寅月也白虎
通三正篇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
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三微
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發而未著也十一月之
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
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
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萌物始達孚甲
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尚書大傳曰夏
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
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
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三
正之相承若順運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十
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周書周月解夏數得天百王所

問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據周書此言是周亦用夏時乾鑿度云天氣三微而成一著夏時萬物始達雖微而已著故白虎通以爲人得加功也禮鄉飲酒義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周月解月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二月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爲四時始寅月爲孟春夏時用之民既便於施功故易得知之也

乘殷之輅（注）馬曰殷車曰大輅左傳曰大輅越席昭其儉也

正義曰釋文輅本亦作路說文輅車軨前橫木也段注引應劭說謂以木當胸以輓車者即此又謂車名本字自作路案釋名釋車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也謂之路者言行于道路也是路爲車名爾雅釋詁舍人注路車之大也此引申之義。注殷車至儉也。正義曰禮明堂位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鉤車夏后氏之輅也大輅殷輅也乘輅周輅也是歷代車制不同名亦各異此注殷車曰大輅即據明堂位別之鄭彼注云鸞車有鸞和也鉤車有曲輿者

也大路木路也乘路玉路也案周官巾車言王五路木路居末最質故知殷大路是木路也鄭注巾車謂玉路以玉飾諸末金路以金飾諸末象路以象飾諸末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至木路則不鞔以革漆之而已是木路最質故亦稱素車也郊特牲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疏云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爲先如疏所言是殷有三路論語此文當得兼之引左傳者桓二年文服虔云大路木路是據殷禮言之越席者結草爲席置大路中以爲藉也亦尙質之意

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黈纊塞耳不任視聽注冕禮至視聽。正義曰注有脫文當云取其垂旒蔽明黈纊塞耳不任視聽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紞塞耳所以弁聽也盧辯注禮緯含文嘉以懸紞垂旒爲閑姦聲弁亂色令不惑視聽則瑱項之設兼此二事也孔氏廣森補注玉篇曰黈黃色也紞綿也以紘爲充耳垂冕兩旁其下綴玉謂之瑱懸紞之繇訓之紞天子玄紞諸侯黃大夫青士素今案纊紞一字注言此者欲言冕制之善亦文備之一端也朱書禮志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周

之祭冕繰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樂則韶舞**注韶舜樂也盡善盡美故取之正義曰兪氏樾羣經平議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五日興舞論語八佾馬注引作興武莊十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則韶舞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尚論古樂韶之後即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武矣夏時殷輅周冕皆以一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殷冕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案兪說是也孔子世家言孔子紬歌詩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韶武並言皆孔子所取也武爲周一代之樂合文武周公所作樂名之說詳八佾疏**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注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而使人淫亂危殆故當放遠之正義曰放者罷廢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是四國皆有淫聲此獨云鄭聲者亦舉甚言之五經異義魯論說鄭國之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案白虎通禮樂篇樂尚雅何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汲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又漢書禮樂志云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庶民以爲利列國以相間皆以鄭聲爲鄭國之聲與魯論說同其煩手淫聲謂之鄭聲乃左傳別一義服虔解誼據之不與魯論同也又魯論舉溱洧一詩以爲鄭俗多淫之證非謂鄭詩皆是如此許氏錯會此旨舉以爲鄭詩悉被以淫名自後遂以鄭詩混入鄭聲而謂夫子不當取淫詩又以序所云刺時刺亂者改爲刺淫則皆訐君之一言誤之矣樂記云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周官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淫聲若鄭衛也淫聲爲建國所宜禁故此言爲邦亦放之矣白虎通誅伐篇佞人當誅何爲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曰孔子爲魯司寇先誅少

正曰邪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遠佞人公羊莊十一年齊人執鄭詹書甚佞也何注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罪未成者伯當討之而已與白虎通義合通鑑孝元帝紀引荀悅曰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注鄭聲至遠之。正義曰鄭聲與雅樂同佞人與賢人同是其能惑人也惑於鄭聲則思淫亂惑於佞人則當危殆下篇子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利口卽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注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皇本人下有而字張栻解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注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正義曰邢疏云此易旣濟象辭也案繫辭云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荀子大畧篇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又仲尼篇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皆

言人宜遠慮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正義曰皇本無乎字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注孔曰柳下惠展禽也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文選陶徵士誄注引鄭注云柳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諡曰惠太平御覽四百二引鄭注柳下惠魯士師展禽也其邑名柳下諡曰惠文小異左僖二十六年疏魯語展禽對臧文仲云獲聞之是其人氏展名獲字禽柳下爲邑名者柳下若桑中下之之類其地今不可考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說國策顏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即邑所在則柳下自當在齊南魯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惠爲諡者列女傳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夫子之諡宜爲惠乎門人從以爲諡是惠爲諡也高誘淮南說林訓注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趙岐孟子公孫丑篇注亦云柳下是其號也

以柳下爲號與晉陶潛自稱五柳先生同疑未必然至惠之爲諡明見列女傳而亦以爲生前之號均與鄭異義非也又高誘謂柳下惠爲無駭之子亦不知所本柳下惠爲士師見下微子篇不與立者邢疏云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方氏觀旭偶記展禽爲齊師使受命於展禽正臧孫辰爲政之時見內傳展禽譏文仲祀爰居文仲曰是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爲三筴見外傳並是文仲知柳下惠之證李氏惇羣經識小案臧氏世爲司寇文仲當己爲之或爲司空而衆司寇也柳下惠爲士師正其官無容不之知此與文子同升事正作一反照○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正義曰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注孔曰責己厚責人薄所以遠怨咎正義曰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且論己見之而人不察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非仁之寬與自攻其惡非義之全與此之謂仁造人義造我何以異乎故自稱其惡謂之情稱人之惡謂之賊求諸己謂之厚求諸人謂之薄自責以備謂之明責人以備謂之惑呂氏春秋

舉難篇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贍難贍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中論脩本篇孔子之制春秋也詳內而略外急已而寬人故於魯也小惡必書於衆國也大惡始筆夫見人而不自見者謂之矇聞人而不自聞者謂之聵慮人而不自慮者謂之瞀故明莫大乎自見聽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

子曰不曰如之何注孔曰不曰如之何者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注孔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

正義曰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矣故匿病者不得良醫羞問者聖人去之以為遠功而近有災此以如之何如之何為問人之辭凡稱何如是也朱子集注云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此以如之何為心自審度亦通

荀子大畧篇。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憂長即審度之義。注如之何者禍難已成。正義曰陸賈新語辨惑篇故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私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言道德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此論語家舊說指世亂言之僞孔所云禍難已成似即竊取此義然曰無如之何者亦統兩如之何爲一句非如僞孔橫分兩句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注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正義曰此章是夫子家塾之戒說文云羣輩也羣居謂同來學共居者也夫子言人羣居當以善道相切磋不可以非義小慧相誘引也釋文慧音惠皇本作惠注同此依魯論故不知鄭君定讀已作慧也考文引古本作惠即指皇本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並作慧。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正義曰說文慧儇也史記索隱慧智也左成十八年傳周子有兄而無慧杜

注蓋世所謂白癡則慧爲有才知之稱戴氏望注云小慧爲小辨慧也哀公欲學小辨以觀於政孔子曰不可社稷之主愛日案戴說卽鄭義釋文引注更云魯讀慧爲惠今從古則作慧者古論魯論用假借字作惠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案晉語巧文辯惠則賢惠卽慧後漢孔融傳將不早惠乎生惠作慧列子穆王篇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陸機弔魏武文知惠不能去其惡並與慧同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注鄭曰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正義曰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畧同翟氏灝考異孝經三才章疏引此文無君子二字臧氏琳經義雜記以有者爲衍是也義以爲質者義者宜也人行事所宜也禮運云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又云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養當爲義字之誤也是凡

禮皆以行義也禮尚辭讓去爭奪故孫以出之信者中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背故信以成之稱君子者言其人有士大夫之行可為法則也○注義以至言語○正義曰禮器注質猶性也荀子臣道注質體也操者持也守也義本於心之義度而要以制事故注以操行言之出謂出諸口鄭以行禮已是孫讓故解孫以出之為言語也詩云慎爾出話無不柔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注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己知 正義曰憲問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義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注疾猶病也 正義曰沒世猶沒身也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為孔子作春秋時語亦安國舊說中論考偽篇貴名乃所以貴實也張栻論語解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

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錢氏大昕養新錄孔子贊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於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聖人以名立教未嘗惡人之好名也孟子曰令聞廣譽施於身令聞廣譽非名而何唯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耳道家以無爲宗故曰聖人無名又曰無智名無勇功又以伯夷死名與盜跖死利並言此悖道傷教之言儒者所弗道。注疾猶病也。正義曰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正義曰禮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鄭注引此文說之中論貴驗篇子思曰事自名也聲自呼也貌自眩也物自處也人自官也無非自己者故怨人之謂壅怨己之謂通通也知所悔壅也遂所誤。注君子責己小人責人。正義曰求訓責亦引申之義禮大學云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謂先責諸己也若小人則藏身不恕而欲喻諸人故但責人孟子所謂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注包曰矜矜莊也羣而不黨注孔曰黨助也君子雖衆不相私助義之與比正義曰矜易於爭羣易於黨故君子絕之劉氏宗周論語學案矜者斬斬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此君子持世之準也。注矜矜莊也。正義曰呂覽重言注矜嚴也嚴莊義同。注黨助至與比。正義曰黨訓助者引申之義義之與比言與人以義相親比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注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也不以人廢言注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正義曰禮文王世子云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如揚于王廷之揚蓋先揚之而後考其德事乃進用之也書舜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彼是考績之法亦在試以功效不專徇言故管子明法解云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

之故以職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觀此是古舉人之術皆不以言可知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正義曰一言謂一字春秋左氏疏引易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韓非子說林下齊人曰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又古人稱所著書若數萬言數十萬言及詩體四言五言七言並以一字爲一言也皇本行下無之字人下有也字。注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正義曰皇本無此注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注)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注)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無所阿私所以

云直道而行

正義曰集注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眞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包氏愼言溫故錄斯民附語正申明上文所試句如與而同以用也言我之於人無毀無譽而或有所譽稱揚稍過者以斯人皆可獎進而人於善之人往古之成效可覩也蓋斯民卽三代之民三代用此民直道而行而人皆競勸於善安在今之不可與爲善哉其有所試謂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敍畧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後漢書班彪傳彪上議曰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人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所以磨之故也章懷注云彪引之者言三代選賢皆磨礪選錄然後用之也合此二文校其語意則上文所云如有所譽是卽直道也直者無私曲之謂如有所譽似偏於厚而究其磨礪誘掖之意非爲私曲故曰直道所謂善善宜從長也班固景帝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信哉周秦之敝網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移風易俗至於黎民醇厚周言成康漢言文景美矣此贊以孔子之言證漢事言秦人以

刻薄馭民而民俗益微至漢文景務率民於寬厚能容人過而治迹蒸蒸日上是直道本厚意而行之者也案論衡率性篇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此亦謂堯舜以德化民即是直道而行異於桀紂之暴虐此與包君所引證若合符也皇本人下無也字所作可○注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正義曰漢書薛宣傳谷永薦宣疏以宣爲御史中丞舉錯皆當如有所用必有所試謂譽而用之也以試爲夫子身試與包注同亦可通○注用民至而行○正義曰無所阿私謂無所阿比以私意毀譽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注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

言此者以俗多穿鑿

正義曰毛詩抑傳借假也亦常訓唐石經史下無之字皇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誤已。注古之至穿鑿。正義曰宋氏翔鳳發微云周禮保氏教之六藝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御與書同在六藝皆國子之所當教故孔子言執御又言正名言雅言所以教門弟子者與天子諸侯之設官無以異也史猶爲周宣王時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周禮內史掌達書名于四方亦太史之屬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史書令史者爲掌史書之令史專以正書字爲職故曰史書史令史皆謂書字掌於太史而保氏以教班氏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竊不正其引論語史之闕文卽上子路篇不知蓋闕同義志又言史籒篇周官教學童者也見論語之文若漢代史書史篇之類而不必爲紀言紀事之成書也許氏說文解字敘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以爟於世與班氏言衰世之弊同孔子之所歎許氏又云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今亡矣夫蓋

非其不知而不問人用已私是非無正巧說衰辭使天下學者疑蓋文字者經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可亂也人班許兩家之言若出一涂故論語包注云云凡有馬而借人乘習則皆期於善御亦六蓺之一弟子之事而保氏之所敎也五馭之目爲鳴和鑾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乘之者習此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人用其私故車能同軌六書之目爲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段借闕文者所不知者也有一定之法非可說更正文故書能同文案宋說史闕文之義至爲詳確其謂有馬借人乘之爲五馭之法尤補注義荀子禮論篇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敎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注倍至謂倍加精至也則有馬須借人乘之乃得敎順此學御之事夫子時六蓺之學將廢故俗多穿鑿不免自以爲是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注）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吳氏嘉賓論語說先王有不忍人之政然非小不忍之謂也故曰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苟不忍於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者矣聖人之所惡常在於似之而非者巧言亂德所謂惡

佞足以亂義也小不忍則亂仁或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若後世所謂能有所忍以就大事者不知此狙詐之術雖於聖人之辭若可通竊以爲非也案漢書李尋傳執乾剛之德勉彊大誼絕小不忍外戚傳夫小不忍則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義之所割也二傳文皆如吳說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注王曰或衆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正義曰潛夫論潛歎篇云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己必察彼己之所爲而度之以義舍或舍人取己故舉無遺失而政無廢滅也或君則不然己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衆不謀於心苟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佚者也又管子明法解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臣無罪而有罰又云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案潛夫論引衆好句在衆惡前宋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司馬溫

公論匪舉狀識貢舉狀王臨川答段縫書亦先好後惡風俗通義正失篇羅隱兩同書眞偽章好均作善亦衆善句在前卽王注疑亦如此。俞氏樾平議以爲傳寫誤倒或有然也。注或衆至察也。正義曰或衆阿黨比周所以衆好或其人特立不羣所以衆惡梁書劉孝綽傳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卽本王注故亦引論語說之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注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者道隨小故不能弘人正義曰皇本弘人下有也字。注王曰至弘人。正義曰皇本不言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道隨才爲大小故人能自大其道卽可極仁聖之詣而非道可以弘人故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則仍不免爲衆中庸記所云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卽此意也漢書董仲舒傳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下引此文又禮樂志載平當說衰微之學興廢在人亦引此文義皆可證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正義曰韓詩外傳三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當本此文而反言

之穀梁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正義曰思者思其所學也然思之不違而一於思反爲無益故曰思而不學則殆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畧本此文賈子新書修政語上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注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正義曰潛夫論讚學篇引耕也餒在其中三句連上吾嘗終日不食爲一章當時簡編相聯未分別也耕者說文云犂也謂以牛犂田也○注餒餓

至人學。正義曰段本說文餧飢也此常訓念耕者念猶思也本非所習而思爲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習其業自非有秀異者不升於學春秋時士之爲學者多不得祿故趨於異業而習耕者眾觀於樊遲以學稼學圃爲請而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之類雖隱於耕而皆不免謀食之意則知當時學者以謀食爲亟而謀道之心或不專矣夫子示人以君子當謀之道學當得祿之理而耕或不免餒學則可以得祿所以誘掖人於學而凡爲君子者當自勉矣鄭謂念耕而不學謂士之爲農者但務農而不爲學也既不學不可得祿故或過凶歛而不免於餒是兩失之矣若夫農務於耕自習其業安得概以謀食責之潛夫論釋難篇釋此文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誼與鄭同夫耕原於謀食謀食卽不得不憂貧君子志其大者遠者但憂謀道之無得於已而豈口腹身家之圖所能易其志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注〕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

以涖之則民不敬（注）包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從其上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注）王曰動必以禮然後善

正義曰此章十一之字包注指位言但於動之句不可通毛氏奇齡賸言補指令民言知足以及民卽知臨爲大君之宜案知及之謂政令條教足以及民也仁不能守之謂不能以仁守之仁字置句首與知及之配儷成文耳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師尙父日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是言凡得民者皆當以仁守之也孟子離婁篇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文得之失之卽謂得民失民也莊以涖之者涖臨也見毛詩采芑傳說文隸臨也卽涖本字皇本作莅又涖或體莊以涖之謂威儀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又曰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

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皆言臨民當莊之義動之以禮謂以禮戚動於民使行之也苟于王霸篇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埋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故下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於分此動之以禮為治之善也○注知能至失之○正義曰後漢書劉梁傳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蓋善其知義議其遠道也下文又云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遠之者矣故曰智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也此引論語以證武仲之失出於不順不怨不順不怨郎是不仁與包義正合易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仁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注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了知而可大受小人

之道淺近可以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正義曰集注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淮南子主術訓是故有大畧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注王曰至受也○正義曰皇本無王肅曰則何晏等義也了者無餘之辭君子所知皆深遠之道不可以小了之也小人祗知淺近故可以小了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注馬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爲甚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注馬曰蹈水火或時殺人蹈仁未嘗殺人正義曰說文云蹈踐也惠氏棟周易述仁乃乾之初生之道故未見蹈仁而死極其變如求仁得仁殺身成仁乃全而歸之之義不可言死○注水火至爲甚○正義曰孟子告子篇民非水火不生活是水火爲民所仰而生也仰者望也鄭注云甚於水火於

仁最急也　同馬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注 孔曰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言行仁急 ○正義曰此章是夫子示門人語蓋事師之禮必請命而後行獨當仁則宜急行故告以不讓於師之道恐以展轉誤人生死也○注注當行至仁急○正義曰說文當田相値也人於事値有當行仁者不復讓於師所謂聞斯行之也春秋繁露竹林篇論楚子反許宋平事云今子反往𥘵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故曰當仁不讓此之謂也彼言子反不讓於君與此義畧同故引文說之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注 孔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注貞正至小信○正義曰易彖傳貞正也此常訓君子以義制事咸合正道而不必爲小信之行何異孫十一經問對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又曰君子

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焦氏循孟子正義論語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蓋好信不好學則執一而不知變通遂至於賊道君子貞而不諒正惡其執一而蔽於賊也友諒兼友多聞多聞由於好學則不至於賊案上篇夫子答子貢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孟子離婁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言必信即此注所云小信也亦即諒也漢書王貢等傳贊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顏注云薛方志避亂朝詭引巢許爲喻近此義也亦言不必信之證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注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正義曰敬者自急敕也禮表記云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是言事君當敬其事也檀弓云仕而未有祿去可見當時人臣居位有不得祿然祇去位則可若在位而但計及食祿不復敬君之事則大不可朱子集注云後與後獲之後同儒行曰先勞而後祿亦此意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

子曰有教無類注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注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正義曰說文云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故其字從犬皇疏云人乃有貴賤同宜資教不可以其種類庶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則善本無類也呂氏春秋勸學篇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史氏嘉賓說孟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道者志之所趨舍如出處語默之類雖同於為善而有不同其是非得失皆自知之不能相為謀也案孟子又言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歸潔其身道也而遠近去不去行各不同則不能相為謀也史記伯夷列傳引此文云亦各從其志也卽孟子不同道之說顏注以天道人道為言失其旨矣老莊申韓列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亦以老子之學與儒不同未可厚非也不若夫與時偕行無可無不可夫子之謂集大成安有所謂不相謀哉不相謀者道之本能相為謀者聖人之用後世儒者舉一廢百

始有異同之見而自以爲是互相攻擊既非聖人覆幬持載之量亦大昧乎不相爲謀之旨

子曰辭達而已矣注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注凡事至之辭。正義曰辭皆言事而事自有實不煩文豔以過於實故但貴辭達則足也儀禮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是辭不貴多亦不貴少皆取達意而止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據聘記解此文以爲論語亦是聘辭則不若此注言凡事得衆舉也

師冕見注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注孔曰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注馬曰相導也　正義曰趙氏佑溫故錄禮迎客於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於門內此師冕見當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案趙說是也但師冕來見必亦有扶工者入門之

後當立堂下故此及階及席夫子若爲扶工者一一詔告之又告以某某在斯者令師冕知之得與爲禮也禮少儀云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云云正瞽無目恒如日闇故道示之亦如無燭時也○注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正義曰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此歷擧姓字亦云某者坐中非止一人夫子本以姓字告之所記者不能盡述故重言某某以括之姓字釋某所在處釋在斯○注相導也○正義曰相導爾雅釋詁文鄭注云相扶也扶導義同周官眡瞭凡樂事相瞽注相扶工

江都錢國珍校刊

論語正義卷十九

恭冕述

季氏第十六　集解

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注孔曰：顓臾，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注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注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注孔

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注 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

正義曰季氏謂康子說文云伐擊也從人持戈左莊二十九年傳凡師有鍾鼓曰伐季氏欲伐顓臾二子知其謀因見孔子告之皇疏引蔡謨曰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己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斯弊是以夫子發明大義以酬來感宏舉治體自救時難斯乃聖賢同符相爲表裏者也集注引洪氏曰二子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無乃爾是過與是猶寔也說見王氏經傳釋詞邦域者周禮大宰注邦疆國之境釋名釋州國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釋文云邦或作封蓋二字音義同漢書王莽傳封域之中即邦域也惠氏棟謂依孔注邦當作封然孔云七百里之封乃釋邦爲封非孔本作封惠氏誤也陳氏鱣又謂下文邦內鄭作封內明此邦域亦當爲封域然釋文於此但云或作封邦域義通不必舍正本用

或本矣說文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漢書賈誼傳注域界局也是域即所封之界也何以伐為與何以文為同一句法皇本作何以為伐也○注顓臾至取之○正義曰左僖二十一年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注大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附庸者鄭注王制云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案庸與墉同詩以作爾庸謂以作附城也顓臾為魯附庸故得稱臣詩閟宮箋云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是謂附庸得自立國繼世雖稱臣不得專之矣趙氏佑溫故錄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屬國之在邦域者多矣自向為莒入偪被宋遷邾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鄒取郳取卞皆附庸而不克保魯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為幸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左傳言顓臾司有濟之祀司者主也濟與東蒙顓臾並主其祀左傳論語各舉其一耳蒙山即東蒙山在魯東故云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

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没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鼐論曰蒙山高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北爲龜蒙其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亦非卽龜蒙也在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今案蔣說以蒙陰縣南八里諸山爲卽蒙山益統山之羣阜言之與胡氏蒙陰縣南四十里說異而實同也蒙陰今屬沂州府○注云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孟子云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解者謂此周初之制其後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竟故周官大司徒言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先鄭注以爲附庸在內後鄭則以附庸不在其中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注云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幷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是魯七百

里包有附庸僞孔此注用後鄭義也大司徒注又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四等矣賈疏云凡有功進地侯受公地附庸九同伯受侯地附庸七同子受伯地附庸五同男受子地附庸三同魯本五百里四面各加百里四五二十即二十同四角又各百里爲四同故附庸二十四魯兼侯伯子男四等之附庸以開方知之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注）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注）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

櫝中是誰之過與(注)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注)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正義曰陳力二句是周任語危而不持云云則夫子設譬以曉之止謂去位也危者行傾側也顛者失隊也說文持握也扶佐也集注云相瞽者之相也此言瞽者將有危顛則須相扶者扶持之漢書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正本此文矣與邪同王氏經傳釋詞謂此矣字與乎同義是也虎兕皆獸名爾雅釋獸兕似牛郭注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兕如野牛而青兕古文從儿周官囿人職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注養獸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案蕃與藩同蕃衛郎此所云柙也龜謂守龜人掌之玉謂命圭典瑞掌之皇本出下毀下無於字釋文匣戶甲反本今作柙漢書文三王傳引亦作匣顓臾與費相近閻氏釋地又續謂相距僅七十里樊廷枚釋地補引兗州府志故顓臾城距古費城六十五里是顓臾近費也後世必爲子孫憂釋文本無後世字引或本有之馮氏攷證謂後漢臧宮傳

注引亦無後世字。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左隱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說不言爲史官馬此注當別有所本杜預云周大夫路史注商太史江氏永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遲任不知然否。注柙檻也。正義曰說文柙檻也藏虎兕也從木甲聲義本論語。注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正義曰周官掌固云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序官注云固國所依阻者也國曰固野曰險此注兼兵甲言者引申之義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注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注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注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正義曰皇本而必下有更字寡者民多流亡也均者言班爵祿制田里皆均平也左傳子產言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春秋繁露度制篇孔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又云孔子日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爲盜驕則爲暴此衆人之情也聖者則于衆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案繁露引不患貧而患不均魏書張普惠傳同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和無寡者言既均平則上下和協民皆思歸也脩文德者脩謂加治之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爲武事也周語云有不祭則脩意有不祀則脩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

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周語此文卽謂遠人不服宜脩文德之事來謂召來之也趙岐孟子章指引作懷之懷亦來也安之者施以養教之術使之各遂其生也

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注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注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正義曰閻氏釋地又續徐文長謂顓臾在邦域中非遠人當以淮夷徐戎當之余亦不謂然淮夷徐戎並與乃伯禽之時非哀公也考哀公元年冬伐邾二年春伐邾三年冬圍邾六年冬伐邾七年秋伐邾遂入之以邾子益來八年夏以吳將伐我乃歸邾子遠人似卽謂邾或曰魯擊析聞於邾相距僅七十六里何以爲

遠曰敵國則遠人矣邦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季氏取二孟孫叔孫各一此時賦用益繁誅求無藝上下相猜將不能守其邦也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內不在顓臾或作不在於顓臾馮氏攷證唐石經亦有於字阮氏校勘記曰隸釋載漢石經殘字而在下有於字云盍毛包周無於宋本而在下亦有於字陳氏鱣曰高麗本上句有於字與釋文合下句無於字從包周本也牆漢石經作蘠下篇辟諸宮牆亦作蘠脩華嶽碑蘠屋傾亞皆段蘠爲牆方氏觀旭偶記俗解以蕭牆之內爲季氏之家不知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則蕭牆惟人君有耳卿大夫以下但得設帷薄管仲僭禮旅樹禮記不言自管仲始可見管仲之後諸國卿大夫無有效之僭者季氏之家安得有此竊謂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氏實爲隱憂又以出甲墮都之後雖有費邑難爲臧紇之防孫林父之賊可藉以逆命君臣旣巳有隙一日難作卽效意如之讓請囚於費而無可逞又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邇己惟有謀伐顓臾克之則如武子之取卞以爲己有而益其彊不克則魯師實巳勞德於外勢不能使有司討己以干戈憂在內者攻彊乃田常伐吳之故智此後所爲正不可知所謂內變將作者也然則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

之若曰季孫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疑己而將爲不臣所以伐顓臾耳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也案方說是也漢書五行志成帝建始三年。未央殿中地震谷永曰地震蕭牆之內是蕭牆當指人君。注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爾雅釋言干扞也孫炎注干盾自蔽扞也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廣雅釋器干瞂樐盾也楯與盾同干盾瞂樐皆一物異名方言又釋云戟楚謂之釪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釪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郭注釨取名於鉤釨也鉤釨鏝胡卽今雞鳴鉤釨戟也說文戟有枝兵也戈平頭戟也據方言是戈戟爲戟之異稱據說文則戈亦戟類故此注以戟訓戈。注蕭之至桓子。正義曰說文云蕭艾蒿也蕭牆義無取此故鄭訓蕭爲肅。釋名釋宮室蕭牆在門內蕭肅也臣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亦同鄭義說文牆垣蔽也屏亦短垣所以障蔽內外故亦稱牆陽虎囚季桓子在定公八年而二子事季則在哀公十一年後鄭氏此言未得其實宜乎方氏之易其義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

正義曰：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孟子盡心下云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則禮樂征伐皆宜自天子出白虎通攷黜篇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能安民者賜車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戶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義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又曰諸公奉篋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戶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按此謂九命惟天子有賜諸侯始得用之故曰九命作伯其諸侯自有之禮樂及尋常刑賞施之國中亦由天子制定爲法故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白虎通誅伐篇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彊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是諸侯雖有征伐亦須天子之命蓋禮樂征伐皆黜陟之大權所以褒賢誅不肖天子之所獨操之者也此惟

治世則然故曰天下有道及無道之時上替者必下陵禮樂征伐不待天子賜命而諸侯輒擅行之或更國有異政僭上無等雖極霸彊要爲無道之天下矣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注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注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正義曰云蓋十世者蓋是大略之辭下五世三世不言蓋統上而省文也劉氏逢祿述何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何也曰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彊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曰自

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猶驗於三桓而齊陳氏晉三家終於竊國何也曰陳氏三家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亾故復其始也曰陪臣執國命若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及身失之而云三世始失何也曰計其同惡相連故稱三世也案十世五世三世皆約略言之故有及世而未失者亦有未及世而失者運有遲速終於失之匪惟人事抑天道矣馮氏李驊春秋三變說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逮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爲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縠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二年鞌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有陳恆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斂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鄭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

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以春秋之中葉討伐無書公者政自大夫出也定公之初伐齊反書公者陪臣執國命而欲毁公以與大夫抗也哀公之世征伐盟會無書公者大夫復張已專其利而以危難之事陷其君也馮氏景解春集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蓁引仍以禮樂征伐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弟相鬩於門之內而已矣○注周幽至侯矣○正義曰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平王東遷政始微弱諸侯始專征伐此僞孔所襲周本紀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爲后幽王得褒姒欲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爲后已其子伯服爲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也漢書地理志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是平王東遷周始微弱也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魯世家魯孝公二十五年犬戎殺幽王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惠公立於平王之世而春秋託始隱公可知平王東遷之始諸侯猶守王

命至隱公時禮樂征伐乃出自諸侯也僞孔以十世失政專據魯事言之自隱後歷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爲十世也乾侯晉地昭二十五年伐季氏不克孫於齊後如晉居乾侯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注季文至所四○正義曰定五年左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由桓逆推至五世知爲文子始專政也○注陪重至弃齊○正義曰說文陪重土也引申爲凡加益之義廣雅釋詁陪臣也韋昭楚語注臣之臣爲陪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某是諸侯大夫於天子爲陪臣則諸侯大夫家臣亦於諸侯爲陪臣矣陽虎之先爲季氏臣未有所證或馬據論語以意言之但注陽虎虎字疑誤當謂陽虎之先別一人也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注）孔曰制之由君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注）孔曰無所非議

正義曰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謀也詩北山或出入風議是謀論政事爲議也方氏觀旭偶記云議者圖議國政倘云私議君上之得失則庶人傳語正是先王之制王者斟酌焉而事行不悖豈得謂非有道蓋庶人有凡民有府史胥徒之屬凡民可以傳語府史胥徒不當與謀國政況有道之時野無遺賢俊傑在位王公論道

經邦自不下資於庶人之微春秋傳齊定姜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鄭子國之曰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並言古之正法若曹劌論戰事足見魯卿大夫之已鄙重人告伯宗足見晉卿大夫之無無學口口口口口口口鄙人。論政而晉國亾俱是無道之時庶人之議得聞於世者也。注制之出君。正義曰君統天子諸侯言之政制自上臣下奉而行之所謂君令臣共者也若夫桓文啟霸政柄未移雖禮樂征伐出自諸侯而考其世運猶可稱有道矣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注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注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

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

正義曰爾雅釋訓逮及也說文同又云隶及也隸及也音義並同○注言此至世矣○正義曰鄭知夫子此言在定公初者以下文政逮大夫四世又言三桓子孫微是在定公五年陽虎作難之時故知爲定公初也毛氏奇齡稽求篇按春秋昭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宋樂祁曰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至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兩人所言四公上自文薨以後下及昭終之年宣成襄昭繼指四世其下云五世者樂祁與史墨言此在昭公時子所言在定公時多一世也故史記魯世家云文公卒襄仲立宣公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而漢食貨志云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則是文公以後爲宣成襄昭定五世家毛氏此言足以證明鄭義春秋繁露玉林篇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倒序以不三年又以喪敢取于大夫以卑宗廟亂其羣祖以逆先公小善無一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于盟命大夫弗爲使是惡惡之微不臣之效也出侮于外入奪于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

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案董氏以季文子始仕在文公時
文公出偁入奪固已自啟其釁故至宣公祿去公室繁露
此言與鄭意似異而實同也左文十八年傳文公二妃敬
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許之冬十月
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公羊傳作子赤是惡即赤此其事
也祿謂百官之俸注爵祿連言者謂有爵而後有祿也祭
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
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廟此爵賞之施也今魯政在大夫爵祿人皆不由君出則
用舍之權俱是大夫主之可知○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子
平子○正義曰皇本此注作鄭曰左氏傳言晉文公薨而
政在季氏季氏者文子也宣十八年傳欲去三桓以張公
室成十六年傳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于是
平成竝指文子江氏永羣經補義專政者東門遂輔之者
季孫行父襄仲死逐子家者文子也觀傳所載虧姑成婦
等事行父亦專橫矣故專政當自文子始昭二十五年宋
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孔疏
云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不數也十

二年傳曰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則必再命乃得經書名氏七年三月經書叔孫婼如齊莅盟其年十一月季孫宿卒是悼子先武子而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此疏甚確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案江氏是也閔氏若據毛氏奇齡馮氏景季氏悼方氏觀旭說並同閔氏又引孔子世家言季武子卒平子代立亦一證○注三桓至皆衰○正義曰禮郊特牲注云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此注所云仲孫卽慶父之後又稱為孟氏也叔孫卽公子牙之後季孫卽公子友之後方氏觀旭偶記曰四世是季文至桓惟是宣公時孟叔二家與季文子其事孟則慶父之曾孫獻子蔑蔑生莊子速速生孝伯獨羯生僖子貜貜生懿子何忌與季桓子同時叔則牙之孫莊叔得臣得臣生宣伯僑如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與季桓子同時孟與叔竝已五世柄政此經論三桓之子孫而統云四世者益惟就季氏之世為言季氏孟叔二家所宗也是以傳言季氏為家卿二子為介卿叔孫穆子指楹曰雖惡之其可去乎殿戾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然則二家視季氏為盛衰舉季氏之世而三桓可知矣案方氏是也此注謂至哀公皆衰則就三家

言之三家微於定哀之時至後益衰不復自振矣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注馬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注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注鄭曰便辯也謂佞而辯

正義曰公羊定四年傳朋友相衛何休解詁君臣言朋友者闕盧本以朋友之道爲子胥復讎孔子曰益者三友云云據何注則三友三樂皆指人君言直者能正言極諫諒者能忠信不欺多聞者能識政治之要人君友此三者皆有益也便辟者集注云謂習於威儀此但能爲容媚與直相反善柔能爲面柔與諒相反便佞但能口辯非有學問與多聞相反人君友此三者皆有損也盡便辟是體柔即所謂足恭也善柔是面柔即所謂令色也便佞是口柔即所謂巧言也說文諞便巧言也從言扁聲周書曰截截善諞言論語曰友諞佞此當出古論○注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正義曰巧辟者辟與避同謂君忌直言則諱避不諫也此義注曲於經旨不相應釋文音辟爲婢亦反謂注亦同是誤以馬注

讀避爲俾亦矣盧氏文弨考證曰公羊定四年傳疏云便辟謂巧爲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爲便僻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取矣據此則讀辟爲譬本鄭注馬融則讀爲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惠氏云馬鄭皆讀辟爲避誤案盧校是也巧爲譬喻已是便佞鄭君此義未爲得也考文載一本高麗本經注皆作便僻後漢爰延傳注太平御覽交友部引論語亦作僻與公羊疏所稱世閒之音合而徑寫經注字作僻此直以義妥改夫善柔便佞皆邪僻之行則作便僻便是渾言無所指稱宜爲通人所不取也後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箸損者三友此又讀便辟爲便嬖孟子梁惠王且爲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便嬖是近倖小臣不得稱友且若翟亦非盡無良以釋此文未能允也。注面柔也。正義曰爾雅釋訓戚施面柔也鄭箋詩新臺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是其義也鄭此注云善柔夸毗也案爾雅夸毗體柔也毛詩板云無爲夸毗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鄭此訓與馬異馬氏是也公羊定四年疏云善柔謂口柔面柔體柔之屬與馬鄭各別陳氏鱣古訓疑爲鄭義非也。注便辯也謂佞而辯。正義曰爾雅釋訓諸諸便便辯也辯辯字同何休公羊解詁引此文釋文云辯佞如字本亦作便佞

疏云辯佞辯爲媚矣是陸徐所見本均用鄭義宋氏翔鳳輯鄭注按云御覽四百六引此注便佞也文異義同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注動得禮樂之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注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注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矣注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正義曰道人之善者道猶說也若舜隱惡揚善也賢友即直諒多聞是也佚遊者佚猶放也釋文云佚本亦作逸二字古通用○注動得禮樂之節○正義曰禮得其體樂得其和動必由之有制節也禮記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旋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鄭注君子士已上大戴記保傅云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又云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攘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不得色不比順隱琴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是言在位者有禮樂之節也○注佚遊出入不節○正義曰出

入猶言往反書皐陶謨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孟子梁惠王下載晏子對景公云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佚遊爲非義也無逸言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其戒嗣王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胥是意也○注宴樂沈荒淫瀆○正義曰說文云宴安也飲食所以安體故亦曰宴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其後幸酒樂燕樂宴作燕者叚借字易象傳君子以飲食宴樂鄭注宴享宴也彼是以禮飲食與此宴樂爲沈荒淫瀆不同書微子云沈酗于酒大雅抑詩云荒湛于酒湛與沈同春秋左氏傳以貪于飲食爲饕餮而晏子亦以飲食若流戒齊景公古人燕飲非時不舉非有故不特殺不欲以口腹之欲敗乃度也注瀆謂淫於女色注是推廣言之史記樂書宋音燕女溺志集解引王肅曰燕歡忱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注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注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注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注周曰未見君子顏

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也

正義曰言及之而不言皇本無而字韓詩外傳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略本論語此文集注引尹氏焞曰時然後言則無三者之過○注愆過也○正義曰爾雅釋言諐過也說文愆過也諐籀文○注躁不安靜○正義曰說文趮疾也躁即趮字考工記羽豐則遲殺則趮趮與遲對文亦訓疾人性疾則不安靜釋名釋言語云躁燥也物燥乃動而飛揚也是也釋文引注更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盧氏攷證曰未及言而先自言之是以已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此則諐義與古不同荀子勸學篇求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鹽鐵論孝養篇言不及而言者傲也並用諐論作傲陳氏鱣曰繫辭傳云躁人之辭多故鄭從古作躁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注孔

曰得貪得正義曰說文云弄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又云壯大也爾雅釋詁同曲禮云三十曰壯鬪猶爭也說文鬥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鬪遇也從鬥斲聲二字義微別今經典通作鬪釋文得或作德非翟氏灝攷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彊暴老則好利本此章張栻論語解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斂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注順吉逆凶天之命也大人即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注恢疏故不知畏直而不肆故狎之不可小知故侮之正義曰天命兼德命祿命言知己之命原於天則修其德命而仁義之道無或失安於祿命而吉凶順逆

必脩身以俟之妄爲希冀者非委心任運者亦非也且得位則行義以達其道不得位亦必隱居以求其志此方是天地生人降厥德于我躬之意故惟君子能知天命而畏之也其畏之者恐己之德有未至無以成己成物有負於天耳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言天子諸侯能爲政教是爲賢德之君程氏廷祚說大人謂當時之天子諸侯也天子有天下建立諸侯與之分而治之君子之畏之者豈爲其崇高富貴哉位曰天位事曰天職則皆天之命之所在也故進退必以禮匡諫必以正所謂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也小人之於大人效奔走之勞極逢迎之巧而日導之以非所謂是何足與言仁義則狎之甚也程氏此說指當時天子諸侯不必是賢德之君與鄭微異均得通也朱氏彬經傳考證大人以位言引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大人謂諸侯可證鄭說又引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鄭注大人卿大夫也昭十八年左傳閔子馬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杜注大人在位者此解大人兼及卿大夫亦鄭義之引伸也是故畏天命則戒謹恐懼必致其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畏大人則秉禮懷刑必無有干犯其長上者畏聖人之言則古訓是式必無有敢蔑棄先王之典者鄭注云狎慣忽也

孔穎達書疏謂慣見而忽之是謂狎侮其君上不加敬也廣雅釋詁侮輕也傷也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曰侮古侮字案說文侮下云侮古文從母外戚傳所引當出古論

○注順吉至其德

○正義曰易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尸子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即此注義春秋繁露郊語篇引此文解之云以此見天之不可不畏敬猶主上之不可不謹事不謹事主其禍來至顯不畏敬天其殃來至闇闇者不見其端若自然也由是觀之天殃與上罰所以別者闇與顯耳孔子同之俱言可畏也又順命篇說此文云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或遇有深淺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殺君子殺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案董氏言天命專主禍福必論語家舊說故此注同之又董氏解大人爲君上與鄭注同此注以大人爲卽聖人者孟子云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是大人卽聖人易文言傳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此注所本中庸云仲尼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是聖人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鱣古訓何解大人卽聖人則與下聖人之言相複是二畏矣故今不從之也○注深遠不可易知測聖人之言也○正義曰繁露郊語篇云天地神明之心與人事成敗之眞固莫之能見也惟聖人能見之聖人者見人之所不見者也故聖人之言亦可畏也又順命篇云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董氏之旨亦主禍福此注則以聖言深遠難可知測或慮德闇易獲罪聖言也與繁露旨意當同○注恢疏至侮之○正義曰邢疏云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疏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案天道難測故於報施有遲速顯闇之異小人不明此理故不畏也肆倨肆也言大人正直而無所肆傲於人故小人狎之左襄二十九年傳直而不倨杜注倨傲意略同小知者小有所知也小人不知聖言故曰不可小知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

次也注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正義曰上次又次皆言人資質之殊非謂其知有淺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中庸又云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此言之爲困學之事當百致其功也若使困而不學則蠢然罔覺斯爲材質之最下者不得爲士類矣○注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不通者言心有所隔塞也廣雅釋詁困窮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正義曰孫氏奇逢近指九思皆思誠者之事案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君子嚴於所思而約之有此九端蓋凡言行莫能外是矣說文聰察也色謂顏色貌謂禮容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從謂順乎理此文言忠忠者誠實之謂誠實則感

理可知釋文難乃旦反皇疏云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謂難也案後漢吳祐傳孝子忿必思難動不累親與皇疏合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忿怒思患患難義同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注）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正義曰如不及如己所不及也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孟子云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如未之見也亦加不及之意探湯者以手探熱易致傷害也爾雅釋詁探取也郭注探者摸取也說文湯熱水也孟子冬日則飲湯列子湯問篇日初出則滄愴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以探湯喻熱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盧辨注引此文明探湯卽恐其及己之意聞其語皆謂古語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若伊尹耕莘而樂堯舜之道及湯三聘而行其君臣之義以達其所守之道者也春秋之末賢人多隱故長沮桀溺接輿丈人皆潔己自高不復求其所志夫子未見之歎正繇於此然夫子處無道之

世周遊諸侯栖栖不已而又言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隱者即此隱居求志之謂非如隱而果於忘世也孟子云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與此語義正同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達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案後漢書逸民列傳序引此文李賢注云求志謂長沮桀溺如其說則夫子固見其人矣○注探湯愉去惡疾○正義曰毛氏奇齡賸言案扁鵲傳湯液醴灑所以治病者故以探湯去疾爲卻惡之喩今案漢書楚元王傳向上封事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顏師古注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與去疾義同或論語舊說如此假孔襲其義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注孔曰千駟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注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

曰此所謂以德爲稱 正義曰此章亦孔子語陳祥道禮書云諸侯六閑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引郝敬說並申之云千駟蓋指公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周禮校人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而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備賜予也齊景公時地大於王畿性又惟狗馬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長轂三千乘是非此數也樊氏廷枚釋地補漢書梅福傳雖有景公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伏櫪正與韋昭國語注繫馬皂馬在閑非放牧者同義包氏慎言溫故錄後漢書濟南王康傳康多殖貨財大修宮室廐馬千二百匹奢侈恣欲游觀無度何敞上疏諫曰諸侯之義節謙制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焉依何敞疏則千駟當指公廐之馬蓋僭侈之事民無德而稱者言民無所知其德稱說之也皇本作民無得稱焉阮氏元校勘記云德得雖通此處自當作德王注邢疏皆以斯字即指德言若改爲得與乖文義今案皇疏云生時無德

而多馬又云言多馬而無德是皇本亦作德今字作得當出異域所改說文云餓飢也淮南說山訓注餓困乏也史記伯夷列傳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異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曰云云遂餓死於首陽山此其事也錢氏可遂補闕疑夷齊不食周粟非絕粒不食也古人蘇皆以粟如原思辭粟是也餓而食薇者粟或不足有時采薇以充之未必止食薇也秦記謂其食薇三年顏色不變證矣柴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于首陽不食其祿亦謂因不仕周食祿故致餓也其斯之謂與句上當有脫文注以斯指德亦是因文解之蔡節論語集說牽合上章而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此指齊景公隱居二句爲指夷齊殊爲穿鑿張栻論語解孔廣森經學卮言並以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證合夷齊而於見善見不善二句略而不言則亦集說之傳會矣○注首陽至之中○正義曰漢地理志河東郡蒲反有堯山首山祠雷首山在南司馬彪郡國

志河東郡蒲坂有雷首山劉昭注補引論語此文並馬注說之首山首陽雷首三名實一地反與坂同華山即太華在蒲坂西南大河之南盡河曲壺口之西循山麓南行至太華乃折而東雷首山適當其北故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也太平寰宇記引論語鄭康成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匾山俗號爲首陽山知鄭此文亦有注與馬義同唐詩采苓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首陽之名確見此詩其序言刺晉獻公好聽讒讒言卽指驪姬當時太子申生被誣以死驪姬復譖公子重耳夷吾曰二公子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獻公復命寺人披伐蒲故其詩言舍旃舍旃勸公勿信讒言致伐之也重言舍旃者非一之辭晉語重耳處蒲城韋昭解蒲今之蒲坂是首陽在蒲坂卽是雷首有明徵矣金氏鶚求古錄亦據詩首陽以爲卽夷齊之所居其說誠是而以首陽爲在晉都平陽之西則全無所據援其意徒以采苓是晉詩首陽應在晉都左右不知獻公時疆域甚廣所謂河外列城五者其地卽在蒲坂大河之西蒲是晉邑得舉其境內之山豈必斥斥於晉都左右求首陽之所在邪莊子讓王云夷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所謂北至者蓋夷齊自孟津諫武王伐紂後遂由孟津西北至首陽也莊子大略言之故祗稱北至

矣大戴記曾子制言中昔者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又云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孔氏廣森補注首陽山在蒲坂河曲中共南王屋濟水所出故云河濟之間孔氏釋首陽即本馬鄭也金氏亦知平陽不在河濟之間因謂二子先居河濟間後乃隱首陽河濟間即孟津夷齊諫武王時居此此則殭文成義不可為典要矣至許慎說文謂首陽在遼西曹大家注幽通賦謂在隴西高誘注呂氏春秋有始覽謂在洛陽東北司馬貞史記索隱謂在岐山之西皆非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注）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注）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

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正義曰異聞者謂有異教獨聞之也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趨而過庭者禮臣行過君前子行過父前皆當徐趨所以爲敬也過庭謂東西徑過也王通中說立命篇引姚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義與此章相發說苑建本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說苑所述疑卽過庭學禮之訓而文較詳聞斯二者伯魚自明所聞如此未有異也遠其子者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云遠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時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案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所以別嫌疑厚尊敬也一過庭須臾之頃而學詩學禮教以義方所謂家人有嚴君者是之謂遠白虎通五行篇云君子遠子近孫此其義也皇本不學詩無以言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二者下有矣字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注孔

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正義曰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公羊隱二年傳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明夫人為君所稱也白虎通嫁娶篇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己智能寡少如童蒙也曲禮夫人自稱於其君曰小童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唐石經稱諸異邦諸誤謂皇本亦曰君夫人下有也字○注小君至禮也○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為小也春秋書葬我小君是小君卽君夫人之稱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白虎通云論語曰國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於他國稱之謙之辭也白虎通諸儒以稱諸異邦為國人所稱當是論語家舊義故為孔此注亦以寡小君為邦人謙稱也曲禮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彼文以寡小君為夫人自稱於異邦諸侯與論語言寡小君為邦人所稱異孫氏奇逢近指引鄰敬說稱諸異邦如大夫士出使他邦

致辭之類非夫人自稱也夫人無越國亦無有自稱爲君者曲禮謂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誤也此說足正從來傳注之誤李氏光地劄記下兩句皆以邦人之稱言君尊之則邦人尊之故稱於本國者稱君以重君命也夫人自小則邦人小之故稱於異邦者不敢夷君以順夫人意也胡氏培翬研六室雜著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此其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嫌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饗獻瑤僩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典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案孫氏諸說皆稽審足以證明此注矣云嫡妾不正者詩江有氾釋文嫡正夫人也白虎通嫁娶篇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嫡尊得稱夫人妾即娣媵之屬卑不得稱夫人春秋

時嫡妾之禮不正多以妾爲夫人故左傳言魯文公有二妃齊桓公有三夫人鄭文公有夫人芊氏江氏宋平公納其御步馬者稱君夫人及左師受饋亦收命曰君夫人是當時妾稱夫人也劉氏逢祿述何篇曰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君皆繫於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曰君之母而已母以子貴公芊氏之駁言也以穀梁爲正

高郵胡汝馴校刊